

因念错字被人抓住把柄的性情才女苏雪林

7



汪修荣著

汪修荣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章太炎的疯……同时,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苏雪林与鲁迅,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上期回顾】

吴宓从哈佛学成归国后,先是在东南大学教书,后来又来到清华外文系任教,其间,他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有个性的吴宓,曾经为了钱钟书和清华闹翻,而他穷其一生单相思毛彦文的行为,更为圈内人所乐道。

大师风采

念“讹音”的教授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雪林是以作家闻名于世的,但她的一生都是以教书为业。苏雪林最早到大学执教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六年在东吴大学的兼职。

此时婚后不久又失去母亲的苏雪林正在上海夫家赋闲,她觉得自己爱情理想亲情一个都未能实现,生活十分苦闷,就在此时接到恩师陈钟凡的信。这是她北平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对她一向十分赏识,并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得知她归国的消息,特地让她到苏州见面,介绍她担任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主任,并到东吴大学兼课。

一九二六年刚过春节,苏雪林就到了苏州。考虑到丈夫,上海苏州两地往来不便,不久就把张宝龄也介绍到东大任教。这是苏雪林第一次到大学任教,当时只是兼职。一年后两人因感情破裂,张宝龄便离开苏州回沪。第二年夏天苏雪林也辞去苏州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在沪江大学找到了一份国文教师的工作。此时的苏雪林希望多尽一份妻子的责任,挽回两人冷淡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两人关系却越来越僵,所以当接到安徽大学新任校长杨亮功先生的邀请信,请她担任安徽大学教授时,她立刻接受了邀请。时为一九三〇年六月。

安大虽是省立大学,但因为新建,学风不严,风潮不断。由于管理松弛,学风很坏,男生到女生宿舍唱歌喝酒谈恋爱经常闹到半夜,简直肆无忌惮。苏雪林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既然做了女生指导员,她觉

得就有责任制止这种现象,于是经常前去干涉。为此与那些男生经常发生争执,被骂成老封建,但她一点也不退让。她的干涉得罪了那些谈恋爱的男生,久而久之引起了报复心理。一天她从外面回宿舍时,经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从黑暗中飞出一块石头砸中了她的前额,苏雪林没想到会遇到暗算,顿时血流如注,连忙用手帕捂着,一连用了两条手帕,也没能止住血,最后到院缝了几针才止血。她额上的一块疤便是在安大当指导员的永久纪念。这件事促使她产生了早日离开安大的打算。恰好不久她就接到了国立武汉大学聘请的聘书。

武大并不缺少伯乐。有一件事几十年后,仍然令苏雪林感激不已。武大的学术空气一向比较保守,讲究小学功夫,述而不作,以黄侃最具代表性。虽然苏雪林已经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了《唐诗概论》、《汉金元文学史》等六本书,但在那些老教授眼里,她走的是一条野路子,难登大雅之堂,其研究观点也常常遭到一些人的诘难。还有一个缺点也常常成为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那就是上课时常常读错别字。由于小时受父亲和师塾不规范教育的影响,在课堂上常常读错别字,结果被一个受过处分的学生告到系主任那里,并被人恶意指责,成了她的一大污点。

她的婚姻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苏雪林的婚姻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做过前清知县的祖父在上海做寓公时,做主

把她许配给江西做五金生意的商人张家次子。一九一七年,张家提出完婚要求,苏雪林本不乐意这桩婚姻,以上大学为由拒婚,与祖母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淋巴结核复发,结果大病一场,这件事才拖了下来。到法国留学后,才在母亲的建议下,才与远在美国麻省的未婚夫张宝龄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为了母亲最后的心愿,苏雪林与张宝龄在老家岭下村完按当地习俗举行了隆重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苏雪林已经二十九岁了,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结婚居然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尴尬和不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婚后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要算他们在苏州度过的一年多时间。正是这段甜蜜生活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散文名著《绿天》。书中许多篇章基本上是他们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爱情之舟并未能顺利远航。两人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导致了两人感情的裂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两人性格志趣不同,张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骨子里却希望妻子三从四德以他为中心,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显然是苏雪林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婚后苏雪林经常资助大姐和寡嫂,这也使丈夫很不快,有一次甚至借故把她的书扔了一地。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绿天》只写了一半,爱情就破灭了,所以苏雪林后来自嘲地称之为“美丽的谎言”。

苏张二人感情破裂后,双方都有离婚的想法,但为了家庭名声,最后还是选择了维持。破镜难圆,所以当苏雪林到武

汉大学执教时,干脆将大姐接到一起,组织了奇特的“姐妹家庭”,一直到她大姐去世。这在现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抗战胜利后,许多家庭都在享受着复员的快乐,张宝龄却坚决辞去武大的工作回到了上海,才这对夫妻就再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一九四九年,苏雪林去了香港,张宝龄留在了内地,天各一方,这对冤家也就永远分开了。张宝龄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一年之后苏雪林才辗转得到消息,至此这个婚姻悲剧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从公开记录看,苏雪林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那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晚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苏雪林到北新时客人多到了,因为《绿天》的巨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就连散文大师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最后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使满腔热情踌躇满志的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现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大家也感到有些意外。

苏雪林很难理解鲁迅对她的态度,后来经人点拨才明白,因为她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又与胡适、陈源过从甚密,自然被鲁迅划入了现代评论派。其实这多少有些苏雪林的主观推测,以鲁迅的性格,对初次见面的晚辈作者点头致

霍震西出狱后大显威风要回了《柳鹁图》

5



都梁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纪实与传奇间,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

【上期回顾】

张幼林在牢里认识了一个狱友,名叫霍震西,是西北侠士,也是个马帮的头领。张幼林出狱后,为救霍震西,他偷偷把《柳鹁图》拿去当了三千两银子。母亲发现后,把他赶出了家门。秋月借来2000银子,想把画赎出来,不料,恒泰当铺早有把画据为己有的心。

民国往事

琉璃厂一霸来荣宝斋捣乱

荣宝斋来了个左爷,这左爷,是琉璃厂的一霸。庄虎臣不敢得罪他,他掏出从北屋里取来的银票,恭恭敬敬地递到左爷面前:“左爷,也不知道您平时都喜欢点什么,您就自个儿看着买吧,改日,我专程去拜访您。”左爷打开银票一看,脸立刻就变了:“打发要饭的,是怎么着?”说着就把银票摔到了地上。庄虎臣弯腰捡起银票,赔着笑脸:“左爷,您瞧,这铺子开张日子不长,还欠着人家的账呢,您得多包涵……”

“哗啦!”一声,左爷又将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妈的,给脸不要脸,庄虎臣,今天你要是不拿出这个数来,”左爷伸出了三个指头:“我就砸了你的铺子!”庄虎臣还没拿定主意,左爷已经不耐烦了,他使了个眼色,手下的黑三儿猛地将一个条案掀翻,上面的文房用具散了一地:“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大爷我今天……”黑三儿嘴里骂着,还要再接着把货架子推倒,突然柴禾伸手拉住了他,只见霍震西和张幼林出现在大门口,霍震西铁塔似的身子将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霍震西扫了一眼铺子里的几个人,冷笑了一声:“谁这么大气啊?把东西给我捡起来!”左爷坐着没动,他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霍震西,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是谁呀?”“是你爷爷!”

霍震西的回答把黑三儿激怒了,他嚷嚷着走近霍震西:“干什么?干什么?找不自在还是怎么着?睁开你的狗眼看清

楚了,这是我们左爷!”“什么狗屁左爷?老子不认识,不过你这小子嘴是有点儿欠揍,老子要教教你怎么做。”说着,霍震西把手掌放在黑三儿的头顶按了一下,黑三儿惨叫一声,捂着脑袋倒在地上,疼得打起滚来。

柴禾和小五拉开架势向霍震西逼近,霍震西觉得十分可笑,他看了一眼张幼林:“幼林啊,让师傅看看你的腿功练得怎么样了。”话音未落,张幼林突然出腿,一个高摆腿踢中了小五的下巴,小五被踢出七八尺远,狠狠地摔在地上,张幼林身形一变,又是一个转身后摆腿,将柴禾踢倒。

左爷和其他喽啰们都被震慑住了,霍震西大笑道:“幼林啊,练得不错,就是力道还差点儿,练武之人,最要紧的是拳脚上的功力,没有功力,就等于给人家挠痒痒,有了功力,一脚上去,就让他筋断骨折……”

“是大叔,我记住了。”张幼林恭恭敬敬地回答着,庄虎臣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幼林啊,算啦,咱买卖人讲的是和气生财,这位左爷……”张幼林打断庄虎臣的话:“师傅,这种人只能靠拳头侍候,要打就打断他的狗腿,省得他以后再找麻烦。”左爷镇定下来,他向霍震西拱了拱手:“这位爷怎么称呼?”

“你也配知道我的名字?告诉你,爷爷我是无名之辈,专打你这种不长眼的东西。”霍震西傲慢地回敬着。“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了,改日我发帖,咱们摆个场子,兄弟我要领教一下老兄的功夫,今天,恕不奉陪了……”左爷说罢想溜走,霍震西挡住了他的去路:“想走?门儿也没

有,赶明儿我走了,你们接着来祸害?还是今天做个了断,省得我以后费事儿。”

左爷勃然变色:“今天你要怎么样?”霍震西手里突然出现一把锋利的短刀,这把短刀瞬间就稳稳地架在了左爷的脖子上……

霍震西帮张幼林要回了《柳鹁图》

张幼林带着霍震西和左爷来到恒泰当铺,三人在当铺门口下了马车,霍震西把当票拍在左爷手里:“该说什么都记住啦?”左爷一脸的谄媚:“霍爷您放心,这对我来说是件小事,咱就是干这个的,别说咱有当票,就算是名正言顺,就算是没当票,咱想要什么他也不敢不给,您就瞧好吧。”

霍震西又嘱咐张幼林:“幼林,进去后咱们别说话,让左爷开口,他不是号称琉璃厂一霸吗?要连这点儿事都办不好,咱还留着干什么?干脆一刀宰了他。”

“霍爷,您可千万别提什么琉璃厂一霸,这不,碰上您这西北刀客,兄弟我是一点儿辙也没有,乖乖听您调遣。”左爷满是讨好的意思。霍震西不耐烦了:“别他妈废话了,给老子进去!”

左爷在前,霍震西、张幼林在后走进了恒泰当铺。高柜台后面,孙伯年一眼就发现了左爷,他赶紧迎出来:“哎哟,这不是左爷么?您老可是有日子没来了,您请坐,您请坐,伙计,给左爷几位上茶!”左爷从袖子里掏出当票拍在柜台上:“哪儿这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办正事,大爷我要赎当,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你开的票。”

孙伯年拿起当票仔细看看,讨好地说:“左爷,这没错,是我开的,可……”左爷瞪起眼睛打断他:“是你开的票就赶紧办,大爷我没工夫和你扯淡。”左爷,您别生气,您听我说,这当票……已经过期了,所以呢,按照规矩,这张当票不能赎当了。”左爷二话没说,左右开弓扇了孙伯年两个耳光:“妈的,我看你是活腻了,左爷的当票难道还有过期这一说?别说这还在当天,就是过个十年,只要左爷想赎当,你也得给左爷办。”

孙伯年虽说挨了打,可还是点头哈腰地说:“左爷,您别生气,您教训得对,照理说,这当票,确实是您的,就是过一百年再来赎当,我也不敢说半个不字,琉璃厂的规矩是您订的,您自然不在规矩之列,可这当票……不是您的,对别人,恐怕也得按规矩走……”

“你别管这当票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我拿着来赎当,它就是我的,孙伯年,你说句痛快话,办还是不办?”左爷一只脚踏在了太师椅上。

“左爷,不是我驳您面子,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孙伯年死扛着。左爷飞起一脚,将桌子踢翻,茶壶茶碗都被摔得粉碎,左爷又拿起了椅子……这下孙伯年改口了:“别别别……左爷,您是我亲大爷,咱有事儿好商量,您千万别动气……”

左爷高举着椅子:“别废话!我问你,这当铺还不想开了?你给句痛快话。”孙伯年苦着脸:“左爷,左爷,您别砸我,我照您说的办还不成?”左爷放下椅子,回头看看霍震西和张幼林,两人正若无其事地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喝茶,随即

恶狠狠地催促着:“那就快点儿,你小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孙伯年麻利地从后面取出了《柳鹁图》,轻轻打开,请左爷、霍震西等人过目:“几位爷,当票我收起来了,画儿在这儿,请看好,我可是把它完好地交给你们了,诸位一走出我这铺子的门,再有什么问题,我是概不负责。”

张幼林仔细检查着《柳鹁图》,左爷贪婪地伸过脑袋来:“好家伙,就这么一幅画儿,愣值两千两银子?”“那是,您也不看看这是谁的画儿?宋徽宗的手迹,那是闹着玩的么?”孙伯年的话里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没问题。”张幼林抬起头来,霍震西拍着他的肩膀:“行啦,咱们走。”三个人从当铺里出来,左爷问道:“霍爷,没我事儿了吧?”霍震西想了想:“今天的事儿算是过去了,可以后……说不定我还得找你。”

“看您说的,有事您就开口,远了不敢说,琉璃厂这一带,咱说话还用管。”左爷套着近乎,霍震西眼睛一瞪:“姓左的,你别跟我打马虎眼,这么说吧,你最好别让我再找你,我们西北刀客嘴馋不过你们京城人,咱就喜欢玩刀子,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哪儿都去不得,就是不许去荣宝斋,我要是听说你踏进荣宝斋半步,老子就扒了你的皮,听见没有?”左爷赶紧答应着:“得嘞,有霍爷这句话,荣宝斋咱是再也不敢去了。”霍震西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左爷终于可以脱身了,他仿佛不经意地瞄了霍震西一眼,然后仓皇离去。